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 引进与诠释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期刊发两篇文章:高国翠、高凤兰合作的文章以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为引进对象。须要指出,国内学者一般在研究国外语言哲学理论时,大多关注语言哲学著名代表人物的经典文献,而高国翠、高凤兰两位老师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启迪。范为则以罗素的摹状语理论为引进对象。该理论的确须要进一步诠释。

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

高国翠 高凤兰

(吉林师范大学,四平 136000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提 要: 波铁布尼亚是著名的俄乌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其语言哲学思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甚至世界哲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系统研究波铁布尼亚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历史比较方法,深入挖掘其思想渊源,全面概述其语言哲学思想;同时,概括波铁布尼亚语言研究的概念理论。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历史渊源,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认识有理论指导意义,为促进我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俄罗斯哲学史、美学的了解和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 语言哲学观;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011-5

Potebnya'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Gao Guo-cui Gao Feng-lan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pring 136000,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lexander Afanasievich Potebnya is a famous Ukrainian and Russian philosopher, thinker and linguist. Hi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ve a very influence in Ukrainian, Russian and even the worldwide field of philoso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Potebnya's 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hi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troduces his concept theory, methodology and his point of consideration of language research.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f Ukrainian and Russ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offers th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our further study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ideas abou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deological origins

1 引言

波铁布尼亚 (A. A. Потебня, 1835—1891) 是现代俄语语义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铁布尼亚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

特的语言研究风格,即语言哲学观、历史—哲学观和心理语言观在哲学高度上实现完美统一。

在我国俄语界,大多数学者把波铁布尼亚的思想当做语言学说,并没有把其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完整概念表述出来,其语言哲学理论思想还需全面介绍和梳理。本文将在系统研究波铁布尼亚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列昂节夫‘言语活动’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应用”(08JA740042)和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资助项目“按义教俄语课标编写之俄语实验教科书的实证评析”(JWYZCYB2007036)的阶段性成果。

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分析其语言哲学观产生的历史渊源,全面介绍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同时,提供其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理论及其对语言研究的深远影响。

2 语言哲学观的思想渊源

2.1 语言哲学观产生的基础

从波铁布尼亚生活的年代和学术思想形成的历史时期来看,他正处在俄罗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时期。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高举民族自我意识旗帜的思想流派,它与西方派的争论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按照斯拉夫派的观点,人民就是语言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载体,语言和人民的的生活紧密相联。斯拉夫派崇尚民族精神,强调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在他们看来,语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映,是“民族精神生活和修养的鲜明写照”(Киреевский 1911: 112),即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萧净宇 2006)两派的争论最后在唤醒民族和增强民族意识方面达成一致。从下文的语言哲学观点可以看出,波铁布尼亚当时主要受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布罗留波夫、谢切诺夫等人的思想影响,他立足斯拉夫派民族思想,对语言的民族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论述正是他对民族精神的呼唤与呐喊,同时也吸纳西方如德国哲学家威廉·洪堡特等人的文化哲学理论精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哲学观。

2.2 洪堡特文化哲学观的影响

洪堡特研究过世界上的多种语言,其语言研究始终立于哲学高度,因此被视为理论语言学和19世纪整个语言哲学系统的创始人。他注重本体研究,并把他的历史观、文化观、教育观、人性观带进语言学说。他以世界多种语言为语料,提出语言中的辩证法思想,并阐释了“系统”、“精神个性”、“内在语言形式”和“语言世界观”等概念。

第一,洪堡特可能从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哲学中获得启发,认为语言既是“一”又是“多”,即语言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同时,他提出,语言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深含在语言原初本性之中的不可变更的二元性。

第二,通过“系统”概念解读语言结构,洪堡特提出“整体和部分”、“要素和关系”两对矛盾概念。他说,“它(语言)的每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成分而存在,所有成分都依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力量而存在”;“语言中没有任何零散的东西,它

的每一要素都仅仅表现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姚小平 1995: 104);“在语言中,所有的成分都受到每一个成分的限定,每一个成分都受到所有成分的限定,这是的确的事实”。“我们可以把语言比作一幅巨大的织物,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余部分、所有部分都与整体有着或多或少清晰可辨的内在联系。”(姚小平 1995: 105)

第三,“精神个性”是洪堡特最主要的语言哲学概念。他认为,民族的精神个性是思想形成的基础。“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姚小平 1995)作为精神力量的产品,语言的完善程度决定于民族精神力量的作用。语言的创造性首先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创造性。显然,他强调民族精神与俄罗斯斯拉夫派语言哲学观点产生共鸣,因此被波铁布尼亚吸纳,但波铁布尼亚没有继承洪堡特夸大精神作用的观点。

第四,术语“内在语言形式”是洪堡特最早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这一完全内在的、纯智力的方面,决定了它的本质,这个方面也即语言创造力量对语音形式的运用……”(姚小平 1995)同时,语言也是人类精神力量驾驭外在形式的活动。世界诸语言“具有一种统一的内在形式,而在这一形式的范围内则允许存在差异”。看来,洪堡特提出的内在语言形式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型语言的独特形式,属于语言的“内部规律”,这种规律也即“语言创造过程中精神活动所循的轨迹,或者换另一种譬喻的说法,是语言创造力量用以浇注出语音的模型”,其实质是想强调语言间的差异。虽然洪堡特并未对“内在语言形式”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内在语言形式看成语言中最本质的东西,这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他所说的创造语言的精神力量。

第五,语言世界观。洪堡特在语言学方面的全部探索都围绕语言世界观展开。洪堡特说过,“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官能”(姚小平 1995)。他认为,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即使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个人的意识活动也以语言的存在为前提,从表象的形成、转化到概念的建构和保存,都必须借助语言进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语言都是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只有在语言中思维、感觉和生活”(姚小平 1995)。他明确区分语言的表达功能和认知功能,并认为后者才是语言的本质功能。他的语言研究始终立足于一个基本观

念:语言(主要)不是供人达到相互理解目的的媒介,而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姚小平 1995)。“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姚小平 1995)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告诉我们,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他用自己学习语言的切身感受说明,“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而概念和想象方式都反映在每一个词上。词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物,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是人“在发明词语的某个特定时刻对一个事物所作的理解”。洪堡特把不同语言表示同样事物的词作了一番比较后发现,“拥有不同世界观的民族的特性在词的意义上映现了出来”(姚小平 1995)。他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最后归结到语言对人的“威力”和精神的“强力”的论述上,他的全部语言学说是以精神为出发点,并且以精神为其归宿,最终导致洪堡特并没有解释清楚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

总之,洪堡特的语言研究是立足世界多种语言,力图求出世界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差异在于民族的精神个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语言的世界观不同。洪堡特的文化哲学观、朴素的语言辩证法思想、语言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世界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直接受益人就是波铁布尼亚。

3 语言哲学观

波铁布尼亚本人多次声称自己是洪堡特的“门生”和学术继承人,在自己的语言学中说阐释语言的概念和本质、语言的层级、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

3.1 语言的概念和本质

受洪堡特的影响,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是活动,人体器官组成思想,语言这一创造活动是由外部环境、人本身和语言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不仅反映个体的内心世界,而且保存和传递着社会的外部语言信息,是不断发展的完整符号体系。(Потебня 1922 4)波铁布尼亚把语言概念建立在自己接受的符号系统之上,而这一概念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创立,其实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个体性。波铁布尼亚的语言观充分考虑了语言的构成成素,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前卫的,早于欧美至少一个世纪。

3.2 语言的三个层级

洪堡特在《导论》里把语言系统归纳为分节

音、音节、词和句子 4个层次。而在波铁布尼亚的学说中,语言系统由三个不同结构的层级组成:单个词、成语和完整篇章,并且所有这些层级是同形的,而被理解为心理直观形象的内在语言形式就好像一根轴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内在语言形式表示的不是严格的逻辑意义,而是该词、成语或整篇文章的心理意义。可见,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逻辑现象,而且是心理现象,因为语言要追踪、反映人的心理感受。人对外部事物的态度依靠人对这些事物的感受,并反映在语言中。看来,波铁布尼亚发展了洪堡特语言系统的层次理论,从语言心理角度重新揭示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

波铁布尼亚看到洪堡特语言研究范围的恢弘庞大而不容易深入的弱点,因而在洪堡特研究的框架中,他缩小语言研究的范围,结合民族历史文化,以自己熟悉的斯拉夫语族语言为语料,找到语言研究的最好切入点——词。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说过,语言由词构成,而词是用作符号的一些语音,代表我们的思维,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可见,波铁布尼亚从“词”出发展开语言研究,这是最适切的研究视角。有关词的学说,是波铁布尼亚语言学思想的核心。在“词”这一概念下,他仔细研究了“词的内在形式”、词的“远”义和“近”义、词的主客观内容、词·语法·逻辑、词的社会历史性问题,而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则贯通始终。

3.2.1 词的内在形式

词的内在形式在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他受到洪堡特文化哲学观直接影响的结果。由于洪堡特并未对“内在语言形式”下明确的定义,因此波铁布尼亚为了解决思想和语言之间相互关系及其本质的问题,缩小了洪堡特关于内在语言形式的理解范围,提出了更为确切的概念——词的内在形式。根据波铁布尼亚的定义,词的内在形式就是思维内容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它显示出人如何产生自己个人的思想。起初,词的内在形式在波铁布尼亚的著作中是作为两个概念,即词的词源意义和词语中的“概念”的同义词出现的。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将对内形式的理解扩大为语言中超语言内容的表现方法,即语言意义。(Потебня 1958 415)词的社会历史性在词的内在形式中固定下来。

3.2.2 词的“远”义和“近”义

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语言的

最小单位——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每一个词都突出三个因素：语音、概念和意义。同时，意义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意义总是比概念包含的意思多。因此，较宽泛的意义总在力求脱离较窄的概念（如 *защит* 和 *щит*）。因而意义和概念之间不一致，甚至会遗忘概念。”（Потебня 1958）波铁布尼亚引进词的“远”义和“近”义概念，旨在证明，个体即操语言者有责任积累词的新义，同时还要保留历史文化遗产。他强调词具有概括思想和发展思想的功能，词不仅是语音的统一体，而且也是观念和意义的统一体，指出词的最近意义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基础。看来，波铁布尼亚的词汇“远”义和“近”义说就是俄语词汇概念意义的确定、发展和演进的理论雏形，也是词汇概念意义的获得、储存和生成的理论原型。

3 23词的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

波铁布尼亚认为，词由主观认识建构，不是所指事物本身，而是该事物在心灵中的反映。（Потебня 1958: 13）换句话说，词不是为了向另一个人准确传达现实的客观信息，而是表达个体的心理内容、情感和体会。（Потебня 1958: 32）他说，“词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内容，前者是词的最近的词源，并总包含仅仅一个特征，即词的‘近’义；后者是最远的，并能够包含许多特征，即词的‘远’义。如 *стол*（桌子）可以有一系列特征，但词 *стол* 本身只泛指所有的桌子，不管它的形状、尺寸大小等”（Потебня 1958）。此处，波铁布尼亚道出了对词汇概念的内涵意义（*мысль*）和外延意义（*понятие*）的最原始理解。我们找不到赋予一个词相同内容的两个人，所以交际过程中不可能达到完全理解。因此，“任何的理解都是不理解，所有的思想一致的同时都伴随着不一致。所以，一个词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意义不可能没有一定改变。因为如果两个词都可以修饰同一个事物或现象，两个词也不可能完全一致”（Потебня 1922: 4）。这就是后来学者们总结出的不同语言词汇概念存在的语义空缺现象。

如果排除主观意义，那么一个词中只剩下它的读音及其外部形式和其词源学意义。对一个词的评价，除了词源学意义方面的以外，还可以是：（1）思想内容对意识的态度，指出人想象出来的个人思想；（2）主要形象，即一些稳定特征之一；（3）映像的映像，即表象。可以认为，俄罗斯语文学中关于词的主观评价意义研究的理论源头是波铁布尼亚词的主客观内容说。

3 24词·语法·逻辑

根据波铁布尼亚的学说，词由词的外部形式（语音）、词义和内在形式（词表示事物形成的心理表象，从不同角度给人以更大的情感影响）组成。词除了其根本意义（词类和词义）外，本身还包括“指出该词与其他词一并归属于一个或几个共同的语法范畴。而这些语法范畴与词汇意义紧密相联，词所示的实物和词的形式意义就会构成一个思想现实”（Потебня 1958）。

波铁布尼亚认为，语法形式（指意义而不是声音，许多语法形式在一定情况下没有声音记号）是一个最重要的语法概念。首先，它是句法语义概念，不仅可以用词的形式化因素，而且可以用句法关系表示。其次，形式的存在和功能的认知正是根据语义，也就是根据言语和语言中词和形式的关系实现的。

波铁布尼亚阐释了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之间的关系。逻辑相对于语法是第二位的，构筑在语法之上。波铁布尼亚批评卡尔·斐迪南·贝克尔^①把语法和逻辑等同起来的这一19世纪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语言建构在逻辑范畴之上。首先产生语言，随后产生思维。没有语言，就没有逻辑。语言和逻辑相互独立的前提是：逻辑规律和语法规则完全不同，因为没有前者，后者也是可能的；相反，语法不正确，但逻辑关系可能是正确的，而且能被理解。（Потебня 1958）

3 25词的社会历史性

波铁布尼亚认为，词是交际工具，是社会历史现象的见证、人类活动的产物，以相应社会和文化类型为前提。他说，文艺作品表达人的感受，它的作用不仅是向别人传递某一客观信息，更重要的是告诉别人自己的感情、愿望等。因此，文艺作品和个别词具有同样的特点：同样作为具有表现力的语言手段，是历史决定的手段，因为二者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并反映历史。虽然波铁布尼亚的符号和词义相互关系的观点与蒯因、皮尔士及翁贝尔托·埃科的观点相似，但他研究的重点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由符号表示的词义。譬如，皮尔士认为个体的作用由个体本身的利益决定，而波铁布尼亚认为符号的意义带有传统特征，不仅与个体关联，而且与社会也有联系，符号承载着社会的历史。因此，根据波铁布尼亚的观点，语言具有遗传学特征，可以把语言看成历史发展长河中永存的有机现象。

3 3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两部著作《思想和语言》和《俄语语法札记》。

他在《思想和语言》中指出,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可以囊括整个语言学领域,语言形成思维,是引起思维产生的机械装置,因此语言学中可以直接看见研究发展思维的材料。《俄语语法札记》以思想对词的关系为背景,题目简单,但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和语言学的内容,细致描绘了古代俄罗斯的思想体系和接受现代语言与思维的复杂过渡过程。他说,各语法范畴可以促使思维各范畴的发展,造句可以看清楚各范畴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两部专著思想内容紧密相连,完全是用独特的语言和与众不同的风格阐释语言和思维复杂而矛盾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语言领域远远不能与其他领域(如画家、音乐家、象棋大师的创造性思维)相吻合;另一方面,语言是个人甚至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思维的必要条件:手段不表达已经成形的思维,而是创造思维。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就好像一条轴线把以上一些抽象的语言概念串联起来,形成波铁布尼亚一系列闪光的语言哲学思想,Харциев称《俄语语法札记》是“俄语词汇照耀下的俄罗斯思想史”(Харциев 1899)。语言是“思想形成的手段”(Потебня 1922 37),语言不仅对思想产生影响,而且还是发展思想的有力手段和完善思想的重要条件。而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也正是通过以上这些语言概念反映出来的。他主要论证词与思维之间的不一致性:“人类发展到中古时期,思维才和词汇联系起来。在原始社会中,许多思维活动还不能用单词表达。只有到了抽象思维的高级阶段,思维才会放弃那些不能满足需求的東西……”(Потебня 1922 68)

4 结束语

从波铁布尼亚的理论诞生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其理论,并已意识到运用哲学方法和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展开研究的优越性,因此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重要地位也越发

显现出来。细致周密地分析波铁布尼亚的语言理论巨著,引领我们研究俄罗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族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论思想。他的影响是深远而有益的。他的讲义积累了丰富的信息,既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又有经过批评检查的可靠信息,似乎从中可以聆听到波铁布尼亚对科学的酷爱,随处可见波铁布尼亚对人——单一个体和民族的信赖和忠诚。在当今精神普遍混沌骚动的俄罗斯社会,一个最现实的任务是呼唤和弘扬俄罗斯民族传统的深层内容和民族精神的回归,重新审视俄语在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对于今天的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各国来说,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观都是难能可贵的。而对于今天的中国语言哲学,对其予以引进与诠释,将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卡尔·斐迪南·贝克尔(Karl Ferdinand Becker 1775—1849),德国语言学家、医生和教育家,著有《语言结构》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从事语言的逻辑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萧净宇. 斯拉夫派与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J]. 俄罗斯文艺, 2006(2).
- 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Потебня А. А.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M]. ч. 1—3. Харьков, 1888—1899 В 4 т. М., 1958 Т. 1.
- Потебня А. 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M]. СПб.: изд. Одееса, 1922
- Булаховский Л. А. Ал Аф. Потебня (К 6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С]. Киев, 1952

收稿日期: 2010-03-11

【责任编辑 李洪儒】